

死在出租屋的女孩，更多细节来了

燕梳楼



昨天取关我的人，今天估计都后悔了。

因为我说的是基于事实，看似没有人情味，恰恰可以一掌拍醒很多人。

我以前就说过，我写文立言不是为了贩卖鸡汤或趋炎附势，而是希望能穿透眼花缭乱的社会热点，给大家有用的启发和实践。

关于《一个女大学生死在我出租屋》的网文，我昨天的评论确实是酒后慷慨了些，但真相确实就如我所说的那么扎心，你愿不愿意，事实都在那里。

不过我还是要为一些不恰当的表述向女同胞们道歉。文中使用了大龄剩女、中年妇女等描述性词语，导致一些女读者由此产生误解甚至愤怒，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。

还有对于抑郁症群体的另一面关注不够，也让昨天的评论显得不够温情甚至冷漠。对此我接受热心读者的批评。我希望能有一些公共事件中更好和大家对话，并实现共情。

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从业经历的老新闻人，对于“一个女大学生之死”这样的网文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哪儿。果然，今天随着更多真相流出，这篇网文除了女子死在出租屋是真的之外，大部分细节全是脑补的。

比如女子并不是毕业于211名校，只是一个专升本的普通院校，学校叫北方工业大学；1万元的公寓房租也不是家里借来的，家里经济条件并不没有那么差；骨灰也不是随手扔了，而是按风俗碰到了河

里。

这其中最撩拨舆论神经的，其实就是小作文中关于女孩“几次考公笔试第一，都在面试环节被卡掉了”。这里面的映射大家都懂，无非是想说考公考编都是有黑幕的，反正只要没录取就是有黑幕。

没有黑幕，为什么笔试第一却过不了面试？而且还多次笔试第一？这不就是欺负这女子没背景没关系吗？每年考公大军那么多，最后成功上岸的确实寥寥无几，所以女子遭遇很容易让人代入。

但事实如何呢？根据当地官方公布，离世女子分别在2018、2019和2022年三次参加公考，笔试成绩分别排在第133名、第65名和第25名。也就是说，女子最好的成绩是25名，并不存在笔试第一之说。

至于多次笔试第一就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，所以离世女子几次考公都未能进入面试环节，也就不存在面试被淘汰的问题。体制内的都懂，很多岗位也就一两个名额，即使最好成绩是25名，也不可能有机会进入面试。

其实看到这里，大家对这篇咪蒙体小作文基本上也差不多看明白了，除了确实有女子死在出租屋外，其他细节都是情节和流量需要，211大学生，多次考公笔试第一被刷，最后饿死在出租公寓，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很难不引发关注。

我之所以第一反应就是咪蒙《一个寒门状元之死》的套路，就是因为这太不符合常识，很多人都当过房东，除了催租等必要沟通外，平时不会有更多联系，那么多的细节从何而来？那么就只能靠编。

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呢？很简单，为了流量。套用一句很操蛋的网络流行语来说，“即使这一切都不是事实，你们也没损失什么”。但真的没有损失什么吗？

这背后对公信力的冲击，对就业环境的悲观，对考公考编体制的质疑，对学历贬值读书无用论的默认，对农村阶层流动的嘲讽，对社

会舆论的撕裂，都能在小作文中找到隐喻。

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偶然作用的结果。作者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，而贞观公众号也觉得这故事能带来流量，所以就有了这篇女大学生之死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标注:小说体。

所以谁在带节奏又是谁在吃人血馒头，已经清楚了。无论这女子自杀也罢饿死也罢，是巨婴也罢绝望也罢，她都人畜无害，只想一个人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。

或许是她攒够了失望决意离开，也或者是抑郁成疾猝死在家中，她都不该被拿出来被议论和消费，甚至还要被口水再社死一次，这一定不是她想要的。

而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要客观看待这样一起偶发孤立事件，这是个案不是普遍，社会不是这样子的，读大学是有用的，不是所有考公都有黑幕的。

当然，我们也要看到整个社会面的就业压力，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现状，即使这是她的个体选择，社会也有义务去关注和纾解这种悲剧。

在北京读大学，家人供养7年考公，有品质的公寓生活，能做到这些已经不算很差了，更不可能到了饿死的地步，除非她自己去意已决。

我身边有很多凭自己考公考编成功上岸的例子，虽然不排除有暗箱操作的现象，但我相信这不是主流，更不是放弃的借口。

只有相信相信的力量，相信努力的意义，相信这世界有光，才能去追逐梦想，而不是被黑暗埋葬。

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燕梳楼的读者们，可以用世界的客观规律交流而不是互换生活的不如意。

一个人走向成熟，不是知其奈何而戕身伐命，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

活着，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，才是对命运最好的抗争！

